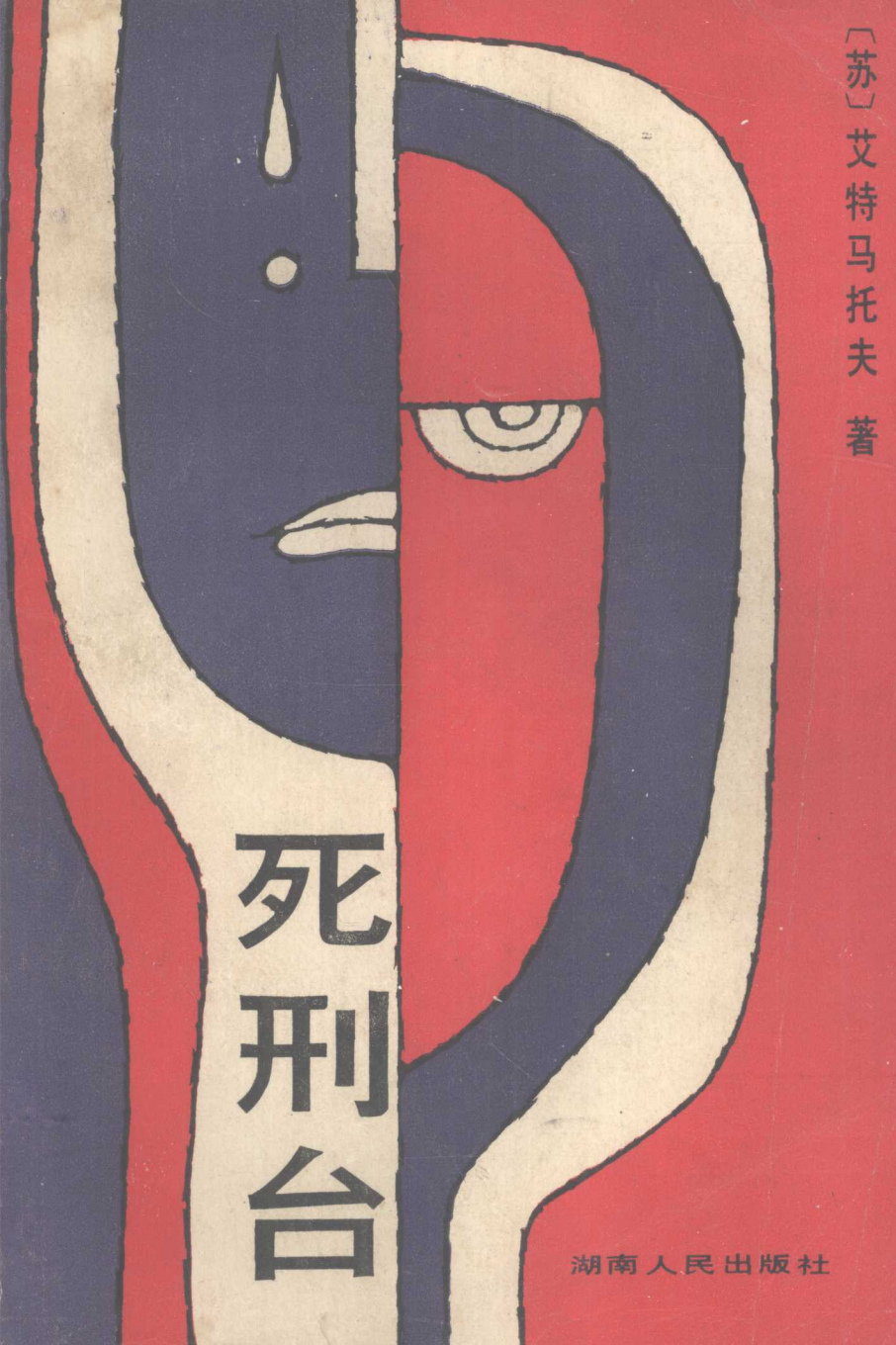


〔苏〕艾特马托夫 著

A stylized, abstract illustration of a face, split vertically. The left side is dark blue with a white teardrop and a small white dot. The right side is red with a white eye and a white mouth. The face is framed by a thick, white, curved border.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red color.

死刑台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苏〕 艾特马托夫 著

死刑台

张永全 张泰康 李之基

沈灿星 关引光 译

中国·长沙

ЧННГІІЗ АНІМАТОС

ІІІ А Х А

根据苏联《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6期译出

死 刑 台

〔苏〕艾特马托夫 著

张永全 等译

责任编辑：郭锬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7×1092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23100

ISBN7—217—00248—6 / I · 105

统一书号：10109·2147 定价：2.45元

新书目：87—39

作家和作品

继肖洛霍夫之后，艾特马托夫于1983年当选为全欧科学、艺术、文学研究院院士，是这个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研究院的第二名苏联院士。

他是今天苏联文学星空中最明亮的一颗星星，他的作品已经越出了国界，他的作品敲击着世界读者的心扉，他还是一位以独特的语言色彩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文坛巨匠。外国文学评论界这样评价带有鲜明的吉尔吉斯民族特色跨进苏联文学殿堂的一代风流——钦吉斯·艾特马托夫。

钦吉斯·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1928——）经历过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1937年，他的父亲成了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之一。年仅九岁的艾特马托夫跟着母亲回到了故乡吉尔吉斯山村。卫国战争时期，尚未成年的艾特马托夫挑起负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在农机队当一名统计员。卫国战争胜利后，艾特马托夫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1953年，艾特马托夫毕业于农学院。由于他个人志趣自幼始终在于文学，1956年，作家如愿以偿，录取到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高级班学习。1958年毕业后，这位初露才华的青年作家回到故园，担任《吉尔吉斯文学》杂志编辑和苏联《真理报》驻吉尔吉斯特派记者。他的早期作品有如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全是作

家在故乡的丛山峻岭之巅去辛勤发掘的。

道德和爱情小说《查密莉雅》问世于1958年，轰动苏联文坛，被国外争译成十几种文字争相出版。法国文坛老将阿拉贡说这部作品是“一部描绘爱情和人性的划时代杰作”。1962年，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集荣获列宁文学奖，作家时年34岁，是苏联作家中获最高文学奖的最年轻的一个。中篇小说集搜集了作家几个名篇：《骆驼眼》、《第一位教师》、《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和《查密莉雅》。这部定名为《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的系列中篇集描写了吉尔吉斯美丽的自然风光。草原，群山，泉水，牛羊，农舍，炊烟，在作家的笔下有如一幅幅多彩的图画，少男少女，老人儿童的音容象貌跃如纸上。

60—70年代，作家又写了不少佳篇，其中有：《母亲——大地》（1963）、《别了，古利萨雷！》（1966）、《白轮船》（1970）、《早仙鹤》（1975）、《花狗崖》（1977）等中篇作品。这些小说在触及苏联社会矛盾方面有逐步深化的趋向。根据作家同名小说《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先后荣获1968年和1977年的苏联国家文学奖和电影奖金。他的作品大都表现道德和人性主题，而且每部作品各具特色，别具心意。近年来，艾特马托夫把哲学意识有机地揉入自己带有鲜明性格的文学创作中。小说《白轮船》中，作家成功地运用了神话和民间传说来烘托和渲染作品抑恶扬善的主题思想，逐渐形成了他独特的、富有哲理的艺术风格。

艾特马托夫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却精通俄语。直接用俄

文写作使读者赞叹不已。他偏爱俄国文坛巨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特马托夫说：“这位文坛先驱的稀世之才就在于：时间流逝得愈久，他的名字和作品就愈加深入人心，他永远教诲我们思考人类生活中永存的搏斗——善与恶之间的搏斗。”由此可以窥见艾特马托夫在大量的创作中所宣扬的抽象善恶观念受了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熏陶。

作家认为具有时代信息的文学工作者“必须探求认识世界的新领域”。他谈到中篇小说《花狗崖》的创作体会时说：

“我写的不是惊险小说，我希望促使读者思考的是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责任感，即一切能使人成为人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到艾特马托夫文学创作的主旨。作家还表示今后在作品中继续运用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创作手法，因为这些精神财富是昔日生活的结晶，利用它们会“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世界”，并认识“今天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之间的联系”。

八十年代艾特马托夫的两部新作：《布兰雷小站》和《死刑台》的问世，标志着作家在文学艺术世界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天地。这两部作品将有无限的生命力，随着日月星辰的交替而永远被人们记忆。

被誉为“星球性思维和艺术的创新”的长篇小说《布兰雷小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又名《一日长于百年》）是艾特马托夫80年代的第一声春雷。这部哲理小说提出了宇宙性思维的重大命题。小说发表后，评论界对其瑕瑜得失曾有过争论，然而，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筛选，作品最终得到苏联文坛和读者的承认和赞扬，并被誉为80年代苏联文学的

“指路牌”和“方向标”。1983年，这部长篇小说荣获苏联国家文学奖金。

《布兰雷小站》是一部气势磅礴、思想深邃的哲理小说。然而作者只借用了布兰雷小站有限的方圆40公里和有限的时间，却将遥远的过去和未来都囊括其中。为了使未来、今天和过去同时叠现、同时包容，作者不仅娴熟地运用着民间传说，而且大量采用了科学幻想的假定性大胆手法，这是小说艺术思维的又一扩展。科幻手段过去一般常见于科幻作品，而纯文学作品中却十分罕见。在作家的这部曾为文坛争论的作品中，与人类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宇宙线索，初看起来并不和谐自然，甚至使人有虚妄之感。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变化，人类视野的扩大，掩卷之后细加琢磨、体味、探索，考虑到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读者不难悟出，类似的宇宙悲剧的发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此，尽管宇宙线索从情节上看是虚幻的，但其哲理含义却是真实可信的。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宇宙线索及其科幻手法，不仅扩大了作家的艺术思维，也丰富了小说表现的艺术手法。天才的艾特马托夫通过幻想，把今天世界的荒诞、丧失理智、心理失控后的冒险加以夸张并使之尖锐化，于是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副未来岌岌可危的、令人难忘的图景，听到了对他们发出的警钟。正因为《布兰雷小站》有了科幻线索，就保持了作品中艺术创新的特征。

早在1980年，艾特马托夫就指出了作家的时代使命感。他说：“是到了用概括的世界范畴、人类范畴来对具体的历史现

实作出反映的时候了。”《布兰雷小站》就艺术地体现了作家这一博大的思想规模。

艾特马托夫是80年代世界文坛的主将之一，随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作家在世界文学艺术界的知名度愈来愈高。1986年10月，艾特马托夫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世界各国文学艺术大家前往他的家乡——吉尔吉斯卡和国伊塞克湖畔集会。在这个被命名为“伊塞克湖畔集会”上，作家又一次提出了“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如何探索新的思维方式”的重大命题。世界文学名流对他的“敏捷而不断更新的艺术思维”倍加赞赏。小说《死刑台》就是作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探索新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创新的最好明证。

长篇小说《死刑台》发表于1986年，刊载在苏联最有影响的《新世界》文学杂志。这部作品出世后，就在苏联社会激起了热烈的回响。作品以独特的结构，通过象征、虚幻和真实描写相结合的手法，探讨了当代苏联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如历史问题，哲学问题，宗教问题，青少年教育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等，而其中最引人注目、最使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这部作品中首次描写了苏联社会的吸毒和贩毒问题，突破了文学领域中尚无人涉足或不敢跨越的一个“禁区”。难怪许多读者惊呼：苏联也有贩毒和吸毒的社会弊病吗？是真实还是臆造，是虚构还是写实？！为了这部作品，艾特马托夫招来了非议、指责、诽谤，担了政治风险。正当苏联文坛众说纷纭之时，苏联首脑戈尔巴乔夫从冰岛开会首脑会议刚回到首都，人们希望听听苏联最高领导人对小说《死刑台》

的意见。戈尔巴乔夫投了决定性的赞同票。这场文坛风波终于平静得象初秋的贝加尔湖一泓清澈的湖水。

长篇小说《死刑台》共分三部，分别刊载在苏联《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6、8、9期上。小说的前三章先行发表在苏联《吉尔吉斯文学》上。

《新世界》杂志全文刊出《死刑台》时，艾特马托夫对已发表的前三章作了一些修改。

《死刑台》篇幅不长，但却是一部大容量的作品。作者把三分之一的篇幅（小说前三章及整个第三部）奉献给了保护大自然的主题，写了一对草原狼的故事。小说的新意是，作者完全从母狼阿克巴拉的视角，细腻入微地写出了草原狼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性。不仅如此，作者采用了内心独白、思索、回忆、想象、祈求、梦幻等一系列刻画人物的心里描写手法，着力揭示母狼阿克巴拉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它丰富的感受，热烈的期待和深沉的悲痛，中心情节是狼的三次不幸遭遇。小说的开头展现出人迹罕至的中亚莫云库梅荒原，这里是羚羊、狼、沙鸡、苍鹰等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园。这对草原狼头胎生下了三只活泼可爱的小狼，母狼正要领着它们捕猎羚羊，这时天空出现了直升飞机。原来地区领导为了完成肉类上缴计划，动用了飞机、越野车、快速步枪，组织人力对荒原上不计其数的羚羊进行了三天血腥的大围猎。这一窝狼被疯狂逃窜的羚羊裹挟而去，三只小狼丧生，母狼和公狼虽幸免于难，却已无家可归。之后，这对草原狼流落到阿尔达什湖边的芦苇荡，又生了五只小崽。但是，战后年代在这一带发现了大片稀有金属矿藏。为了修筑铁

路专用线，人们动用飞机从空中施放混合燃料，一天夜里火光冲天，大狼叼着两只小狼泅水逃命，好不容易爬上岸时，发现小狼已呛水而死。最后草原狼躲进了伊塞克湖滨的深山峡谷，在这里又生下了四只小狼。但小狼被领着地质队员进山的牧民、一个好吃懒做的酒鬼、丧失人性的恶棍巴扎尔拜掳走。大狼发现后紧追不舍，巴扎尔拜躲进牧民波士顿的过冬住处。波士顿，五十岁上下，是全区最出色的牧民，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他带着两个帮手，放着一千多头羊，住处有两组发电机轮流供电，马达隆隆，灯光通明，大狼不敢接近，只好在附近转悠。巴扎尔拜后来离去，把小狼卖给野生动物基地，把钱买酒喝了。从此以后，大狼整夜在波士顿住处附近厉声嗥叫，象在呼唤，在恫吓，在祈求。叫得波士顿和他的妻子、儿子不得安宁。波士顿第二天就去找巴扎尔拜，想买下小狼放回狼窝，但遭到拒绝。失去小崽的大狼变得狂暴起来，开始无缘无故伤害畜群和牧人。波士顿迫不得已设下圈套，对准母狼正要射击，这时公狼从另一侧猛冲过来，饮弹而死。母狼变得彻底孤独绝望了。一天母狼怀着一线希望又来到波士顿住处。大人忙着夏季转场，丢下两岁的儿子一人在玩。孩子以为狼是狗，摸摸它的脑袋。母狼闻到孩子的气息，生出一股母性的柔情，舔了舔孩子的小脸蛋。小孩和狼玩了一阵。后来邻居发现了狼，大声呼喊起来，这时母狼叼起孩子的衣领，把他甩到背上，驮着跑了。波士顿拿枪追赶，放了几次空枪吓唬母狼，眼见狼就要溜进深山，只得朝下放了一枪。母狼应声倒下，但还活着，却打死了最心爱的儿子。悲痛欲绝的波士顿随后找到巴扎尔

拜，宣告他“不配活在世上”，朝他开枪。小说就以万念俱灰的波士顿去区里自首而告终。狼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作了顽强的斗争，狼和人的冲突构成《死刑台》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围绕着波士顿的描写，特别是他从一个只知死背教条，“我就是党”、动辄以权势整人的国营畜牧场党的书记的冲突，展示了当年牧区改革的动向，揭露了牧区生活中诸如领导、体制、经营管理、青年问题、道德水准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由狼的第一次不幸遭遇，引出莫云库梅悲剧自觉不自觉的执行人——人。小说的中心主人公是阿夫季·卡利斯特拉托夫。他是普斯科夫附近一助祭之子，父亲死后进入神学院，后因坚持宗教革新思想被校方开除，现为共青团州报的编外工作人员。阿夫季三十岁上下，苍白的高额头，垂肩的长发，一双灰色的眼睛不时闪出激奋的光芒，表明他内心火样的热情和不安的思绪。这是艾特马托夫艺术世界中第一个成为中心主人公的地道的俄罗斯人。阿夫季从他的朋友处了解到，每逢夏初大麻开花季节，有许多年青人从全国各地涌向中亚草原采集并贩运大麻。这事有利可图，用大麻贩子的话来说：“在草原上晃悠一天，这之后整年就生活得象部长一样！”为了拯救部分失足青年的灵魂，也为了探明这一现象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根源，取得第一手材料，写成一组有分量的报导，以引起全国舆论的重视，阿夫季在编辑部的支持下，决定混进贩毒团伙，亲赴中亚。由于主人公隐瞒了记者身分，时刻有被识破的可能，由于整个贩毒之行是非法的，时刻有败露的危险；更由于作者处处留下伏笔，有意识地运用悬念的手法。主

人公的第一次中亚之行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和冒险性。与艾特马托夫七十年代一些作品中情节淡化的倾向相比，新作增添了情节的紧张性、趣味性。阿夫季先到莫斯科喀山车站，找到一名诨名“烙铁”、佩戴87号胸章的搬运工，由他安排与一莫尔曼斯克青年彼得罗哈和孤儿廖昂卡编成小组，与其他一些贩毒分子一道搭上了去阿拉木图的火车。经过三个昼夜的旅程，他们在哈萨克小站扎尔帕克—萨兹下车，之后各个小组独立行动。在彼得罗哈的带领下，阿夫季和廖昂卡一行三人先到靠近草原的一国营畜牧场。他们冒充职业技校的学生，外出帮工挣钱，先给一牧民家整修房子。之后他们悄悄溜进草原。野生大麻有的是，他们采集大麻的花和叶，不费吹灰之力真的搞一天就可满载而归，彼得罗哈建议阿夫季搞点大麻花粉，作为见面礼送给“头头”——一名始终没有露面、但却始终控制着大麻贩子命运的幕后策划人。于是阿夫季只穿一条裤衩，在茂密的大麻丛中奔跑，以便让细得肉眼不见的花粉粘到皮肤上，然后就刮下来——这就是最值钱的大麻花粉。正在这时候，阿夫季见到三只小狼，随后一头母狼朝他猛扑过来，他吓得抱住头蹲下，母狼两次从他头上跳过，但却没有伤他。作者精心安排这一细节，把狼的故事和阿夫季的故事联结起来。之后大麻贩子面临最危险的一关：拦截火车，运出大麻。约好第二天傍晚在330公里处集合。在这里，阿夫季遇到了他以为的“头头”格里申。格里申，演员家庭出身，老奸巨猾，已识破阿夫季的身份要他趁早滚蛋。两人就有没有上帝、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幸福等问题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最后格里申答应保持沉

默，由阿夫季去劝说大麻贩子忏悔，改过自新，如果成功，自己认输。格里申派人在枕木上放置一种化学药品，经车灯一照，造成失火假象。司机见状只得停车，去检查路段安全。这一伙人乘机爬上货车。他们很走运，都上了车，其中两个小组还同在一辆空车厢里。他们先是海阔天空地神聊，大谈女人和美酒，后来就卷起大麻来过瘾。一根粗大的卷烟轮着抽。阿夫季断然拒绝抽烟，谴责他们财迷心窍，给人们运去了祸害、瘟疫、毒品，劝说他们一道忏悔，求得上帝的宽恕。他们当然不听。阿夫季愤怒若狂，不仅扔了令人作呕的大麻烟屁股，还拽过自己的背包，把里面的大麻往车厢外抖落，要他们照他的样子干。这些人既抽了大麻，来了狂劲，他们更害怕阿夫季到站告发，便挥拳惩罚“该死的神父”。经过紧张激烈的恶斗，他们把阿夫季推下行进的列车。阿夫季滚到铁路边的排水沟里昏死过去。后来一场大雨把他浇醒，一辆路过的卡车把他送到一个小站。阿夫季自称是记者，但证件被雨水泡湿无法辨认。一名路警见他鼻青脸肿，形迹可疑，便把他带到局里。在那里，他出乎意外地看见了除格里申外的全体在押的大麻贩子。诚实的阿夫季告诉路警，他是他们的同伙，但对方没一人承认。后来阿夫季被送进医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在草原上见过一面、此后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骑摩托车的女人。她叫茵佳·费奥多罗夫娜，是当地一名研究如何遏止大麻生长的科研人员。两人找到了共同语言。阿夫季回到报社后写了一组草原特写，先是引起同仁的欢呼，但因问题触及要害，编辑部害怕“有损社会主义声誉”不敢发稿，最后主编只同意送交上级有关部门参考。尽

管阿夫季对这种“鸵鸟政策”深感不满，但他也无可奈何。

阿夫季的第二次中亚之行，是接受了茵佳的邀请。他变卖了父亲的书籍，买了飞机票赶到小站，谁知茵佳留下一封信，去了江布尔。原来茵佳同丈夫分居已久，现在丈夫提出离婚，她去那里办理有关手续，准备接回儿子同阿夫季重新组织家庭，要他在家等他几天。阿夫季喜出望外，但他害怕孤独，结果在火车站被拉入一伙去莫云库梅荒原的临时帮工队。阿夫季目睹对羚羊的血腥大屠杀，再次变得愤怒若狂，他要求立即停止杀戮，要那些残暴的禽兽不如的人向上帝忏悔。头头坎达洛夫，一个曾被某军法处撤职的军人声称，斯大林说的，“谁不和我们在一起，他就是反对我们”；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于是这伙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先是把阿夫季捆绑起来，后来灌他伏特加，继而拳打脚踢，要他承认没有上帝。他们决定惩罚这个“图谋造反的暴徒”、“可恶的神父”，想把他捆到十字架上。阿夫季受尽了折磨和侮辱，最后已奄奄一息。他的最后思念属于茵佳，他的最后呼吁转向上帝。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指母狼）来了……”因为主人公一直认为母狼两次从头上跳过，意味着命运对他的慈悲，因而再次寄希望于母狼能救他——而这时，在大围猎中幸免于难的这对草原狼见卡车已经开走，确定又回到狼窝来了。

阿夫季的两次中亚之行，以最美好的愿望开始，以最悲惨的结局而告终。象《白轮船》中孩子的悲剧一样，作者以此突出主人公宁死也不向恶势力妥协的精神。《死刑台》是一部相当复杂的作品。除了人与自然的主题，以及揭露社会上的一部分

人奉金钱为上帝、酗酒、贩毒、吸毒等社会阴暗面外，小说涉及到一个全新的主题：人与神、人与宗教的主题，作者从各方面展开了这一主题。在描写了一伙贩毒分子的阴暗心理，贪婪本性和罪恶勾当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写到主人公有幸参观了一次保加利亚的索非亚博物馆在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展出的“活的展品”——由圣堂合唱团演唱中世纪的赞美诗。在这一章里，作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出色的心里刻划，淋漓尽致地描写十位保加利亚歌手那发自内心深处的热忱、昂扬、雄浑、和谐的歌声如何征服了全体听众、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歌声激起了阿夫季虔诚的宗教情绪，触发了他丰富的想象，使他领悟到赞美诗只是一种形式，在这里第一位的是人的精神，一种渴求达到自我完善的精神。阿夫季听着歌唱，不禁回想起一个故事《六人与第七人》。这则穿插进来的近万字的传奇写的是，革命的烈火在熊熊燃烧，流血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格鲁吉亚全境包括偏远的山村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是残酷的镇压引起残酷的报复，有一支人马反抗得尤其疯狂。为首的是熟悉地形、擅长骑术的勇敢的牧人古拉姆·佐哈泽。一名契卡工作人员桑得罗打进他的队伍，取得他的信任，导致接二连三的惨败，最后只剩下七人，逃窜到南方边境，准备流亡国外。最后一晚，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一支支古老的格鲁吉亚民歌。第七人，即桑德罗，利用机会，坚决执行了消灭匪徒的命令。他枪杀了六人，但随后也开枪自尽。这一结局令人费解。现在阿夫季恍然大悟：造成这则传奇故事如此结局的原因在于，这些古老的民歌唱出了七人一致的信念……在这则“故事里的故

事”之后，小说又写到，阿夫季在去阿拉木图的火车上回忆起同历史教员戈罗杰茨基有关神学的谈话，同大主教有关宗教改革的争论，进一步展示了主人公革新的宗教观点，即“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类历史的进展，来继承并发展神学范畴”这一基本观念。作者又采用自由联合的手法，在写到主人公被推下火车昏死后，接着用整整两章近四万字的篇幅描写了创世纪初罗马帝国驻犹太国总督本丢·彼拉多审问耶稣，以及主人公“神游”当时的耶路撒冷要救出耶稣的情节。在前一章里，作者着力揭示彼拉多同耶稣思想观念的对立，强调耶稣是人，不是神，突出耶稣宣传的教义的核心是反对形形色色的帝王的统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永世幸福的正义的王国，突出耶稣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为大众受难和舍身的精神。在后一章里，作者采用一种近乎怪诞的手法，写主人公不能理解自己的遭遇，在寻找答案的时候，时而在冥冥中回到一千九百五十年前的历史，时而又重新回到草原上大雨如注的现实。写阿夫季在逾越节前夕来到耶稣即将遇难的耶路撒冷。他先去耶稣同十二门徒举行最后的晚餐的地方，后又去耶稣被抓的那个花园，苦苦寻找耶稣。他焦急不安，痛苦流涕，敲打那耶路撒冷城居民的窗户，呼喊人们起来救出耶稣。他要向耶稣诉说自己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告诉他在近二千年之后的人类历史舞台上出现了新的上帝——巨人歌利亚上帝，出现了新的宗教——迷信军事实力的宗教。阿夫季找不到耶稣，就去找彼拉多，恳求他不要杀害耶稣，警告他有“末日审判”在等着他。阿夫季谁也没有找到，作者这时写道：“他怎么能找到呢”。不仅

此如，阿夫季还呼喊“我要把耶稣带到俄罗斯去，带到奥卡河上的一个孤岛上……”而且设想，如果耶稣活到二十世纪，他将如何对待尘世的不幸，会不会领悟出拯救人类的新的途径。阿夫季痛切地感到，现在人们忘掉了耶稣，忘掉了他的伟大功绩，他又愤然指出：在当今世界上，那些拥有毁灭性武器的人难道不也是神吗？不是也有一种新的神殿，在那里人们对着氢弹模型喃喃祈祷，对着将军们顶礼膜拜吗？

总之，象《布兰雷小站》一样，艾特马托夫的新作《死刑台》依然是一部多种主题、多种素材、多种时空、多种艺术手法的“交响乐式的”作品。作者全力刻划的主人公带有鲜明的人道精神。崇高的理想，不倦的思想探求，纯洁的心灵，不惜舍身的行动，这一切使阿夫季的形象蒙上圣洁的光辉。这一形象使人想起创世纪初的耶稣形象。所以格里申称他是“新的耶稣”。但阿夫季凭着个人的道德力量，想铲除人间诸如酗酒、吸毒、虐杀生灵、道德败坏这类丑恶现象，他是无能为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悲剧是必然的。无怪乎作者哀叹：“很难在人世间找到一种力量，包括宗教在内，能够战胜庸人世界的强大思想意识。”——这也许是艾特马托夫的新作《死刑台》的一个基本思想。

在苏联文坛，最近一个时期，受到最激烈批评的正好是最有天才、最受欢迎的作家，艾特马托夫就是其中的一位。苏联文学评论界指出，小说《死刑台》有如巨石垒成的金字塔，人们围绕着它团团转，发出惊讶和赞叹，琢磨这些巨石是怎样开采的，从哪座山上采凿的，用什么方法运下山的。人们还惊呼